

77

讲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拾叁集]

皇帝的相亲

——清代八旗挑选秀女的故事

邮局原来如此

——从“海关拨烟达”到国家邮政

谈科举制度

——八股考试与考场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瑣記

〔第拾叁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13/高拜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63-3180-2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0185 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拾叁集)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陈一铭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50 千

印张:12

插页:3

版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180-2

定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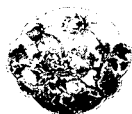
新编·古春风



楼琐记（十三）

目 录

皇帝的相亲——清代八旗挑选秀女的故事	1
孤山终古属林家——西湖林墓与林祠、林社	14
洋妇逛大街——道光十年的广州吟师夫人事件	25
诗人之诗——姜露庵骈渠道人施山	45
斯文人夜盗地契——周养庵巧赚占退谷	54
哥哥爸爸真伟大——福建第一任都督孙道仁	59
安福账房——李思浩病死上海	64
川岛芳子的“媚”力——殷汝耕落水前后经过	80
袁世凯的名士儿子——袁寒云风流豪放	94
湖南家长与抗日英雄——两个桀骜人物	121
白山黑水孤军魂——抗日英雄马占山其人其事	143
饮冰室隐疾——梁启超的“赤化”病与治疗经过	168
广东屠龙记——由蔡乃煌之死说起	189
邮局原来如此——从“海关拨驷达”到国家邮政	220
铁道桥梁专家——工程界“三邝”之一邝孙谋	238
诗文求新奇——赵悲盦以蚊为鹤	253
满人排汉——清廷忤忌湘军功绩	256
湘军之“萧何”——王湘绮推崇胡林翼	258
才情洋溢——蒋鹿潭词鼎足成项	261



习惯忧伤——项莲生伤心成结习	264
幽居深山里——吴南屏湖山啸咏	267
寄情山水——谭叔裕瑰才遭扼	270
画棺于扇——谭泗孙溘逝台南	274
二度入台办防务——吴春帆任事不避艰险	276
别出蹊径——张皋文词开常州派	280
两袖清风归——三风太守吴园次	283
专志注古籍——孙诒让粹然经生	285
惧内比一比——曾国藩书激郭意城	288
从世界看中国——谢家福书讽李鸿章	290
亚经之说——黔中硕儒黎莼斋	293
精研古文字——金文复兴与陈吴潘孙诸家	297
兴学救国——刘古愚经世自任	300
古文大家——吴挚甫文绍湘乡	302
百姓爱好官——王可庄循良第一	305
治鄂获好评——陈止庵文学儒雅	307
农家子弟出头天——李鸿章之家世	311
获赐开特例——那拉后宠遇李鸿章	314
治学有一套——李若农淹雅通博	316
权力使人腐败——李瀚章治绩与毁誉	320
师夷长技以制夷——魏默深论人才国运	323
善移风易俗——游智开清勤端严	326
松禅相国——翁同龢凄凉终老	328
李鸿章荐人——沈瑜庆见重时流	331
难逃厄运——文道希羁旅记哀	334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叔峤不愜康有为	337
流浪异乡——桂伯华委骨樱都	339
谈科举制度——八股考试与考场	342

五经魁始末——乡试中式与经魁	344
松心子——张维屏风雅饬吏治	347
战事不利——吴憲斋与度辽将军印	349
选编清人词——谭复堂词坛峻望	351
温和派——陈宝琛诗哭张之洞	354
靖黔地——黎培敬清严饬吏	357
叛乱嫌疑——马新貽被刺案疑窦	359
帝王师——孙家鼐持正不阿	362
批卖国土说——再记寿州相国	365
裸腹持酒——曾涤生识拔刘铭传	368
争相搜古书——丁日昌藏书负谤	370
老怀不减少年狂——高愧室言端行果	373
请从祀孔庙事件——毕道远愚陋贻诮	376

皇帝的相亲

——清代八旗挑选秀女的故事

宫女，为专制时代在皇宫御苑里给事（供职）的女子，在明代以前均作此称，也有称为宫娥的，其来源则是责由国内各省挑选送来的。

清代宫闱制度，努尔哈赤（清太祖）崛起草创，后宫嫡庶尚无位号，等而下之，只有使唤女子。皇太极（清太宗）嗣位了十年，才定号“大清”，改元“崇德”，粗具规模，等位渐辨。后，多尔袞奉福临（清世祖）入关，取了明室的江山，入居紫禁城皇宫，仍循前朝旧典。一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方采用礼官对宫制的建议，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宁宫设贞容一，慎容二，勤侍无定数。此外，并置女官，循用明代“六局一司”之例，但议定而未行。

康熙帝（清圣祖）以后，天下大定，典制臻备，规定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自皇后下凡七级。在那“黄圈圈”里，所谓“六宫”，其实东西共有十二宫，东边曰景阳、景仁、承乾、钟粹、延禧、永和；西边的为永寿、翊坤、储秀、启祥、长春、咸福。各宫都有所谓“宫女子”，以供皇帝一家子的使唤。

清室挑选宫女，不是就国内各省征选的。或传是洪承畴降清



以后，随清兵入关，怕鞑子糟蹋汉人子女，乃提“男从女不从”等十事来限制满人；其实这不是洪承畴所提，这十事限制是那个“从明从贼又从清”的金之俊向多尔衮提出的。他对多尔衮说过“兹事于满洲则无损，于汉人则甚愿；如得许，将以不从者而饵其从，江南不难下矣”的话。

故满汉自始不通婚，即是他教满人不可骚扰，以收拾民心的，但似与选宫女无关。实际上，满洲人是颇具有优越感的，自顺治初年，神武门内即有孝庄文皇后（福临的生母）的皇皇谕旨：

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严禁汉女入宫，史载：

清太宗读史至《金世宗本纪》，见申女真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心伟其语。曾传谕诸王大臣，不许染汉人习气。

可知其时满汉的鸿沟之深。

如果哪一个幸运的女子选了进宫，再受到皇帝的“恩幸”，便可有被选为妃嫔或洊为国母之望，因此清代“祖制”定：

每三岁，选八旗秀女，户部主之；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内务府主之。秀女入宫，妃嫔贵人，惟上命选。宫女子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女；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

由此可知，选进清宫的女子，秀女为八旗官员的女儿，地位略高一些；宫女是内务府包衣佐领以下的女儿，地位较低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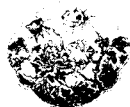
“包衣”为满洲语，满人未入关前，凡所获各部落降众均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属上三旗者，隶内务府，故内务府满语称“包衣昂邦”。

按《大清会典》以及《内务府则例》所载：凡八旗女子，到了十三岁（及岁），就由本旗佐领详予查明：属于外旗的，每三年一选，先期由佐领造具名册，咨送户部，奏请引阅；属于内务府三旗包衣女子，是一年一选，由内务府会计司主办。

年龄过了十六岁的，叫做“逾岁”（就是现代所讲的“超龄”），将其姓名列于本届合例的女子名氏后边备选。吴仲云（名振械，号毅甫，又号再翁，嘉庆十九年甲戌，即公元一八一四年进士，入翰林，后官至云贵总督，著有《花宜馆诗钞》等）的《养吉斋丛录》记有挑选秀女的事，写得颇详，可以参证。摘录如下：

挑选八旗秀女事，例归户部，每旗分满、蒙、汉为先后；满、蒙、汉之中，以女子之年岁长幼为先后。造册分咨各旗，其年自十四至十六为合例。有应挑而以病未与者，下届补挑；年已届十七以上者，谓之逾岁，则列于本届合例女子之后。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

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行排车，如排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亦按年岁先后排定，然后始行，首正黄旗之满洲，而蒙古，而汉军；继以镶黄之满、蒙、汉，鱼贯衔尾而进。车双行，各有标识，日夕发轫。夜分至后门（即地安门）达神武门外，候门启，以次下车而入。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环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选毕，复以



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

吴仲云所说的秀女挑选经过，相当清楚，不过也有些微错误。清初建旗辨色，最初只有两翼，以后并附日众，才分做八旗，本部所属者为满洲，蒙古部落选入的为蒙古，明人归降的为汉军，合为二十四旗。皇帝亲将之旗有三，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是为“上三旗”。诸王亲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五旗户籍皆为王公的隶属，故称“外旗”。故上三旗以镶黄旗居首，正黄次之，正白又次之，秀女排车，亦以镶黄在前。

这班秀女到达宫门时，由内监把她们引入御花园的坤宁宫门前，每五个人为一排，肃立着，静等候见皇帝。按照一般仪注，无论什么人，见皇帝时，都得俯伏跪下的；可是选秀女时，这规矩却给免了，只是直站着。这不是说这些女孩子们有什么特权，可以免了这个规矩；是因为站着容易察容辨貌，好让皇帝细细地赏鉴一番。

秀女们概是旗装垂襟，胸襟前各挂一块木制的牌子，上面写着她的旗别、姓名、为某官职某人之女。这木牌的式样和膳牌差不多，长约五六寸，宽约寸许，正面油漆白色，字即写上面；一边约一寸处，油漆绿色，故又称“绿头牌”。宫里规矩，遇有特别事件或是涉及琐细的，于皇帝用膳时递入取旨，故有“膳牌”之称，也是古时“方策”的遗意。

被选中的秀女，就将她挂的木牌取了下来，叫做“留牌”；不要的，叫做“撂牌”（亦做撩牌）。这些选不中的秀女，各也得到赏赐，无非是绸缎之类及首饰等等。

光绪间那个在俄国上了大鼻子恶当、给朝野指斥的崇厚，他的哥哥崇实（字朴山，满洲镶黄旗人麟庆之子，官至四川总督、

刑部尚书)所著的《惕轩年谱》，自记其妹子于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年)选秀女时，没有中选，撂牌后，皇帝赏她大红江绸二卷，皇后赏翠花两对。

撂牌不入选的女子，得了赏后回家，此后便可以自由婚嫁。但未经选阅的旗下小姑娘们，即使到了二十岁，还没经过皇家的秀女挑选，仍是不能私自订婚的。

远在乾隆年间，有一位叫做玛尔泰的旗籍大员，正做着两广总督；他的大小姐名恒志，和旗籍同官子弟的德佩早订了婚嫁，可是恒志的名字是已列册而未应挑。这位总督急欲一了向平之愿，就专折奏上朝廷，请准为他女儿完婚，乾隆帝让他碰了一个大钉。乾隆六年(公元一七四一年)降旨申飭玛尔泰，并传谕旨云：

查八旗女子，必须经挑选后，方准结亲；此本朝之旧制也，旗人等理宜钦遵奉行。近日旗人等竟有将未选女子许配与人……不但有违旧制……嗣后对于未选挑，断不可私自与人结亲，务须恪遵旧制，经挑选后，方准婚配……

那被选中的秀女，入宫之后又怎么样呢？

凡选中者，入宫之初，先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容行止是否有当，不合者则命出宫，其额依次递补。然后择其聪明秀异者，教以掖庭规例。每日一小时读书，一小时写字；写读毕，次日由奉命考校之宫人，予以考校。一年之后，授以“六法”。俊者侍后妃起居，次为尚衣尚饰，各有所守，绝不紊乱(这里所指“六法”，是佛门学法女所学之“六法”，谓不淫、不盗、不杀、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饮食)。

秀女是上三旗人家的小姐，比之下五旗选出的宫女，所受的教养比较多。她们都有机会“一朝选在君王侧”、“飞上枝头变凤



凰”，只要得到皇帝宠幸，就可随便封以“答应”、“常在”、“贵人”的名号了。

被选中的宫中女子，一律是打着辫子；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幸，加以位号之后，始行梳头，谓之“上额”。因为“常在”、“答应”、“贵人”这三种位号是无限额的，皇帝高兴时“幸”了一幸，随便御口亲封她一个位号，敬事房太监赶紧慎重其事地记上一笔。这不是“闲账”可比，是生怕“龙种”有了漏落。

那女子获沛皇泽，虽仅是跻身皇帝的姬妾群，但常在、贵人可以洊成妃嫔，有时候遇到皇后死了，还有晋封为皇后的机会。这样的例子很多，远者不说，单说慈禧，她就是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秀女选入清宫，拨在圆明园的当宫女子。一旦给咸丰帝瞧上，一封就封为“贵人”，后来升为“懿嫔”；到生了同治帝载淳，又升为“懿妃”，复由“懿妃”而“懿贵妃”；最后居然母以子贵，做了“皇太后”，握实际政权者几五十年。

就是那位与慈禧同时垂帘的“东边”，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也是秀女出身的。她的皇帝丈夫奕訢的原配萨克达氏，为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道光二十七年那时奕訢做皇子时，道光帝于选秀女时，指定册立她做嫡福晋；可惜她福薄，至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便得了一场病，死了。及奕訢即位，追册为孝德皇后。这钮祜禄氏是权臣穆彰阿弟弟广西西江道穆阳阿的女儿，道光时以秀女被选入宫。当奕訢和富泰女成婚时，被拨去侍候皇子，本无位号；富泰皇后死后，便给收用了。

即位之后，封“贞嫔”，进“贞贵妃”；咸丰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册立为皇后，事奕訢十年。同治嗣位，尊为母后皇太后，那时才二十五岁。皇太后做了二十年，于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三月突然逝世，葬定陵，徽号累加曰“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溥仪接手加“孝贞”之谥，与慈禧之“孝钦”并为同、光两朝之“天下母”。

这二人出身相同，都是秀女被选入宫的。慈禧比慈安还长一岁，慈安册为皇后时，慈禧还没有位号；但不久被幸，才封“兰贵人”。不久有孕，生下载淳来，进为懿妃；及到丈夫死后，一样也成为圣母皇太后。使她感到缺憾的只有一件，没有尝过做皇后的味道；所以同时垂帘，虽是比慈安大一岁，还得尊称她一声姊姊，祭陵时，也得让她先行礼的。

因为被选入宫的女子出路是有无限远景的，旧日北京的旗人，不论是什么家世，特别重视女孩子，大有“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概。在女孩子们未完婚之前，家族或亲属大一辈的，不论年节或寿庆，例不受她们跪拜的全礼。

因为她们在二十岁以前，都有被选入宫的资格。如果这妞儿福泽缘分大，一朝受到“天家雨露”，得着封号，那便是天家的人了；家族长辈，还得尊以国礼，向她行跪拜之礼呢。当咸丰时，懿妃生下皇子载淳才九个月，特恩赐回家省亲一次。驾到时，懿妃升堂，其母即率家人长辈向她磕头，懿妃端坐不动受礼。她母亲事后还哭了，说她太自大了。

旧时北京旗人家族习惯，对未字人的幼女甚为尊崇，虽其父母兄嫂也都是称她做“姑奶奶”的。因此之故，所谓姑奶奶的妞儿，颇得有不规则的自由。遇到新年，凡南城外厂甸、香厂一带茶楼、酒馆、戏园、球房，有不少旗下姑奶奶之衣香鬓影，杂沓于万头攒动之中，或麝坐于茶棚客座之内。故京师有一句谚语：

鸡不啼，狗不咬，十八岁姑奶奶满街跑。

这是姑奶奶的享乐。至于家世稍微、资用稍啬的人家，旗下大爷们懒散惯了的，又好穷撑面子，每日开门七字，从不欲亲自料理；所有零用佐料油盐酱醋等物，每皆驱遣姑奶奶们到附近各



小铺里购买。

慈禧和她弟、妹侍母扶父柩返北京东城时，其时她小名兰儿，发初覆额，又雅好修饰，性又伶俐，是个怪俊俏的小姑奶奶。她经常在一家油盐店里买东西，这家店老板喜欢这小姐长得可爱，每于她来买时，和她说笑，有时还以他粗糙的手捏她的小鼻。这兰儿无奈他何，只气得干瞪眼。

不意她天生丽质，到了选秀女时，一选便给选中了，从兰贵人而至西太后，才二十六岁；这油盐店老板，还在每天三子儿盐、四子儿醋的应付着顾客。

有一天，慈禧小弟弟桂祥进宫，偶话家常，慈禧忽记起这老板来，问了一句：“那家油盐店的某掌柜，他还在吗？”

这傻不愣登的桂祥，某次从油盐店经过，对这老板说：“掌柜的，你的祸可闯大啦！昨儿咱进宫去，太后提到你呢！”

这老板记起从前捏过太后的鼻子，今日提起，绝没有好事，惶恐之下，竟跳井死了。

这事传遍旧京，似乎也有人谈过。

慈禧是很能把每一件事记在心里而不忘的。好的如对那误送赙仪而将错就错登舟吊唁的吴棠，在她得志之后，这位吴知县由一个七品官逐步升到一品大员，开府四川，死谥“勤惠”；懿眷之隆，无出其右。

慈禧记得起这油盐店老板，降福降祸不可知，但这掌柜的却是给惊死了。至于慈禧坐受其生身母亲之拜而不动，似也是记恨而故意有的表现。她晚年在宫里，常由她的供奉繆太太素筠侍谈；老年人每喜欢谈往事，她更不例外，曾说：“我自幼受苦，父母不爱我，而爱我妹妹。咸丰初年，我挑选入宫后，宫中人以我貌美，都对我嫉妒，但最终都给我制住了；我得了位号后，先皇帝又是专宠我，后皇子生，那时我的地位便更巩固了。但后来便一连否运。咸丰末年，文宗显皇帝（咸丰帝）卧病，外兵入城，咱

们避难热河，文宗病危。其时我还年轻，皇子又小，端华、肃顺那些坏人，谋夺大位。我抱着皇子在御榻前，问大事如何处理，文宗不答；我指着皇子说，咱们的儿子在此。文宗始张目说：自然由他接位。说完便宾天了。我见大事已定，心始安。……”

慈禧谈她自进宫而至文宗晏驾（古人讳言帝王死亡，称曰晏驾），一直听到由她儿子载淳接位的遗谕，心才安下了。可见她的处事之冷、忍和狠处。她接着说：“我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哪知道穆宗仅十九岁又宾天了。自此以后，我的境遇大变，希望化为烟云，东宫又和我不合。过了几年，她去世，我老了。今上（指光绪帝）入宫时才三岁，瘦弱多病；在醇邸里，他父母不敢给他多吃，所以长大了身体还是不行。你们知道吗？他的生父就是醇贤亲王七爷呀！他的生母就是我同怀的妹妹；我妹子的一块肉，和我亲生的有什么两样，我所以决意立他的。”

言时，不觉老泪纵横，叹了一口气，又说：“康有为他们要设法使皇帝变政，可是有我在着，总不能让他们胡闹下去。外国的陆海军及机器，我也相信，但文化礼俗总是我们中国的好过他们。外间多说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政府与义和团通同一气，其实不然。义和团的起事，由于信外国教的人，恃教为护符，横行乡里，所以起而报复；但行为亦太过。纵火图财，民教不分。我何尝不知道一定会闯出祸来，所以历颁上谕飭兵查拿，可是晚了。我本决意不出宫，活到我这年纪，生死何足介意？无奈那时端王、澜公一定要咱们母子俩走。这时宫里也乱了，三千太监不顾而逃，跟着我的只有太监十七名，阿妈二人，宫女小珠一人而已。有人说我出宫时，穿阿妈的衣服，坐破骡车，而阿妈装着我坐轿，这是哪儿的话！都是康有为一班人造的谣。我也听过英王维多利亚的事，她的事业还不及我的一半。英国之强，也不是女王一人之力，他们是由巴力门（Parliament，指国会）议定去做；



而咱们大清，都是由我来裁定的，军机大臣们也不过赞襄于平时，多病的皇帝他又知道了什么呀！”

慈禧所言，固是自欺欺人之语，她吝于其母不爱她而爱其妹，她说东宫和她不合，这事谈者已多，慈安之死，有说即是她给毒死的。她之愤恨慈安，早在她封兰贵人时，便已种下了根。徐珂之《清稗类钞》载：

当孝钦初得幸时，文宗常晏起（晚起床）。故事：帝宿某处、御某人，有册籍报后，不合格者杖斥。……丙辰（咸丰六年）春，文宗宿孝钦所，数日不视朝；孝贞谕其故，乃顶《祖训》至宫，正跪，命人请皇帝起听训。文宗亟止之曰：予即视朝，勿诵训。逮出朝少时即退，问后何在，或对御坤宁宫——皇后行大责罚之所也。文宗至，则孝贞坐于中，孝钦跪于下。孝贞数其过，将杖之，文宗呼曰：请皇后免责，渠已有娠矣。孝贞下座曰：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训也。受杖堕娠，失祖训矣。

慈安、慈禧一同垂帘听政时，慈安大事倚畀恭王奕訢；又以皇帝是西边生的，以其优于裁决，悉以权让之。

但慈禧是跋扈的，怎能忘了当年匍匐阶下之辱？《清宫词》有：

调护危疑首懿亲，谦冲毕竟让宣仁。

只今麦饭逢春社，谁向东陵一怵神。

那是指慈安、慈禧闹东陵的事。在这之前，为载淳选后以及杀安得海的事，她俩都闹过别扭。

载淳死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下葬，三月二十二日先祭东陵；慈安在陵前正待跪拜时，忽瞧见拜垫两张并列一排，她便叫太监将拜垫的一个，往后挪移一步，做成她自己领导行礼的局势。

慈禧见了，脸色突变，怒问：“这是什么意思？向来什么事都还不是咱俩并排着的吗？”

哪知慈安是执礼的，说道：“可是这儿是先帝的陵寝哩，先帝在世，皇后只有一个的呀！”

慈禧听了，气得脸色发青，哭着说要回京，一时祭陵大典，几乎闹得不能成礼。最后由奕訢劝服慈安，总算二人并肩，慈安略进一些，草草拜祭了事。但慈禧衔恨在心，慈安之死，她有很大的嫌疑。

她和慈安都是秀女出身，进宫时都是从神武门进去的。可是慈安经过皇帝册立，慈禧虽为太后，没经过皇后级，总觉得美中不足；所以，听别人谈神武门，她恼；谈大清门，她更恼。

神武门在紫禁城北面，正对景山，入神武门后，就是内廷宫殿。这一区域，外廷臣工们是不能进去的，慈禧十几岁到神武门时，便是由内监接了进去的。

紫禁城的前三门，分别是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皇帝同皇后到西苑时，妃嫔、秀女等可以跟着出西华门；午门与东华门只限王公、大臣出入，皇后、妃嫔等亦不能行走。惟独皇后大婚时，皇后的凤舆可以由大清门进午门，经太和、中和、保和三殿，直达内廷至坤宁宫降舆，行合卺礼。这是清代皇帝大婚的规矩，在这之前，在登极之后才结婚的皇帝，只有顺治、康熙二帝，其他都是做皇子时就先有了妻子的。

同治大婚之前，侍郎崇绮与侍郎凤秀之女同选入宫，两家位望相当。崇女十九，相貌差点，人却庄重；凤女才十六，长得很